

# 三十年 那些拨动了我们心弦的歌

■文/ 剑秋

1992年10月,成名不久的香港歌手黎明一袭白衣,来北京开演唱会。

从28日到31日,连演四场。北京首都体育馆巨大的空间内,这个穿着白色蝙蝠衫的男人,努力地跑来跑去,和每个人都打招呼。《明明白白我的心》《今夜你会不会来》,一首又一首。《我来自北京》是引爆全场的一首歌。词作者刘卓辉后来接受采访时说,《我来自北京》讲的不只是一个移民的故事,更多的是对世界、对时局看法。

为何又因恼像个风铃/再次踏上街头方向未明/为何像世界雨洒不停/堆积满心心头总有事情。

而那个副歌,“I I I was born in Beijing,偏偏浪漫热情任性”,是不是很有点像那首“对你爱爱爱不完”。

唱到最后,黎明邀请了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嘉宾上台。她唱了《容易受伤的女人》《一生

何求》,这个女孩叫王靖雯,后来改了名,叫王菲。

四场演唱会收益1500万,黎明全部捐给了北京的慈善机构。

1992年年底,香港TVB评选十大劲歌金曲奖,第一首,就是黎明的《我来自北京》。彼时,京港深情,恰如金风玉露一相逢。

颁奖会上,张学友的《分手总要在雨天》拿了金曲奖,颁奖嘉宾梅艳芳说:“他不单单做事的时候很拼,他还有豁达的气度,进取的精神,玩也一样玩得很投入。”刘德华的《真我的风采》也上了榜,几年前,颁奖嘉宾周润发还指着手上的腕表对刘德华说:好好努力,将来你想要的东西都会得到的。没想到这么快,刘德华想要什么东西就都能得到了。

四大天王自此横空出世。  
这真是一个神仙打架的光辉岁月。

二

1992年,邓公南巡,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大幅加快;同年,46岁的克林顿当选,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。

那一年的某日,李克勤拍完三点的夜戏,坐在TVB的停车场里,看到有人收工,有人赶来上班,突然想到自己还有一首歌词要写,随手写下:

命运就算颠沛流离/命运就算曲折离奇  
……/做人没趣味/别流泪心酸/更不应舍弃。

后来,这首《红日》成为电视剧《他来自天堂》的主题曲,成为李克勤的标志性曲目,成为那个年代香港梦的真实写照。

那一年,台湾的歌声也首首封神:吴奇隆告别小虎队从军,唱红了《祝你一路顺风》;林志颖携《十七岁的雨季》出道,拿下了当年的新

人金奖;残疾人郑智化的《水手》和《星星点灯》,让青春的荷尔蒙升腾在大街小巷;张雨生凭一曲《大海》,点燃了一代大学生的青春狂想。

那一年,内地《春天的故事》唱红了大江南北。10月份,唐朝乐队的《梦回唐朝》首发10万张,抢购一空。张楚的《姐姐》、黑豹的《无地自容》纷纷出街。小镇街巷,到处都是骑着单车呼啸而过的闯荡青年。

那一年,电影《霸王别姬》开拍,李宗盛为电影制作主题曲。一首《当爱已成往事》,和林忆莲相识相知。随后,李宗盛写了《鬼迷心窍》《问》,1992年,他写的每一首歌,都是一个痴情男人捧出的直指人心的祭礼。

时光是一把锁,带走了光阴,锁住了记忆。

三

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:为什么音乐会暴露一个人的真实年龄?

汪峰唱道: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、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。我在想,如果这三十年,让我挑十首歌,我会选择哪十首?

古人造字,“世”是一个会意字,由廿加一竖成为三十,而底面一横则表示一世,说的是三十年为一世的意思。不知道先贤是如何确定以三十年为一世的,但事实证明,无论是国运还是人的一生,真的会是三十年一更替。

俗谚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是借黄河改道,形容盛衰兴替,变化无常。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也有一个解释框架,他说研究历史,有长时段、中时段、短时段的区别。长时段以千年为单位,叫做地理时间。中时段以百年为单位,称之为社会时间。而短时段,是以十年为单位的个人时间。布罗代尔说,以千年

为单位,人类社会是进步的。以百年为单位,发展是螺旋往复的。而个人的时间,就像河流里的浪花,你的走向,取决于你所在的河床。

一个时代,总有一个时代的歌,今年年初最红的一首歌,是莫文蔚的《这世界那么多人》:

光阴的长廊/脚步声叫嚷/灯一亮,无人的空荡/晚风中闪过 几帧从前啊/飞驰中旋转 已不见了吗?

乍听下,这首歌真的很像南宋于湖居士张孝祥写的《水龙吟》啊:

长啸一声/山鸣谷应,栖禽惊起/问元颜去后,水流花谢/当年事,凭谁记。

只是长啸失传了。大疫三年,常见的是,城市冷清的街道,漠然的人们。我们读20世纪的书,看千禧年的电影,选择跟十年以上的老友聊天。

四

今天去登湘湖的越王城山。来到山顶,纵眼望去,风光与十年前并没有太大的不同。

城山,是春秋名山,吴越两国曾在此交战,千年以前,钱塘江水直抵山脚。沧海桑田,如此算来,哪怕三十年,其实也不过一瞬——

做个梦给你/做个梦给你/等到看你银色满际/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。

突然心头一紧。这是2020年,疫情最严重的时刻,儿子在英国写的一篇文章《听星辉放歌》中,推荐的一首歌。这篇文章,写我当年的博客,写父子两代的隔绝。当时只忙着看文字,却没有仔细听过这首歌,直到今天。

这首2016年创作的歌,词曲皆美,用了一种很港式的表达,描绘水星与太阳的纠缠,措辞清冷、压抑,但内在的温暖溢于言表。我甚至觉得,歌手低沉地唱的那句“做个梦给你,做个梦给你”,是我听过的最美的一句话。

“乐无正解,百赞成歌”。6年前的歌,居然预言似的表达了一个留学生的念念不忘。

音乐的浪漫在于,它能将封存的记忆迅速拼凑,让你清晰地想起当时的感觉和状态;音乐的感动在于,它摄人魂魄般带你进入一个不一样的世界,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;音乐的奇迹在于,你那些深埋心底不轻易翻动的情绪像被雨水打湿,终于刷洗出原本的轮廓。所以,无论选歌、听歌还是写歌、唱歌,永远会有那么多人投入、动容、走心。

水星记讲了一个探测器的故事。2004年8月3日,信使号水星探测器发射。探测器本可以径直去水星,但是因为怕跌入太阳的引力,只能兜兜转转三次经过水星,又匆匆离去。直到2011年3月18日,经过6年半,曲折79亿公里,探测器终于进入水星轨道。这是50多倍于他们直线的距离,这是迄今为止,幽

深荒凉的太空中,一个探测器所能有的最曲折艰难的旅程。孤单的水星,从此有了追随者。水星的美,也终于透过探测器的眼睛,为世人所见。

然而这段艰难换来的陪伴只维持了不到4年。在太阳的炙烤下,探测器燃料耗尽、零件融化。2015年4月30日,永久坠入了水星。

永恒的守望。永远的沉沦。这大约是世界上最凄美的事了。

于是2016年,就有了这首歌。整首歌没有一个爱字,但是这份爱意和情绪,却又如此深邃孤独。

我与这首歌的缘分,不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刻,也不是在2020年儿子推荐的文章里,更不是在于卡拉OK,偏偏是在选择十首老歌的时候,偏偏是在感怀沧海桑田的越王城山上……同一首歌,2020年听,现在听,或者再过10年,30年听,在不同的地方听,和不同的人听,情绪心情会完全不一样吧。水星之于太阳,就像探测器之于水星。即使环绕50亿年,也没有丝毫靠近。与之相比,越王城山的千年变迁,我们能够目睹。所谓三十年的一世,我们能够笑着看见。纪念那些不能改变的事物的,大抵也只有音乐了。一首歌,可以成为一个深深的拥抱,一首歌,其实能融化爱与哀愁。

世间万事,终是费尽了心力,仍回到了原点。就像一首三十年的老歌,细细品尝,是一杯无糖咖啡,虽香醇细腻,但苦不堪言。就像《水星记》的词作者说的那样:人本来就是若即若离的一个物种,一方面期待无限的亲密,一方面又希望疏离。所以,他才会在这首歌中这样唱道:

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/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/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/要怎么探寻/要多么幸运/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!

## 穿上戏装， 年过半百的方凤梅神采飞扬



■文/图 徐亚 肖雯

刚下过一场雨,灰扑扑的水泥地面上还留存着几摊浅浅的积水。绕进长而窄的街巷,在老旧厂房的对面,就是方凤梅的宿舍。

今年53岁的方凤梅,是衙前戏曲协会的负责人,参与曲艺演出已有十一年,平日就在宿舍对面的工厂里上班。工作不忙,闲暇时,她便外出参与越剧演出——从宿舍的箱子里,翻出当天演出角色所需的服装、帽饰,再匆匆奔赴演出现场。

十多年的演出经历,让她早已得心应手。回忆起初次登上舞台的经历,方凤梅的脸上绽出灿烂的笑容:“第一次登上舞台的时候,我很紧张,两腿都在发抖。”

那次演出结束后,方凤梅的演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,大家纷纷追着问她讨要电话号码,之后,连着几次演出,她如果没有出现,就有电话打来,说要听她的演唱。

42岁那年,方凤梅第一次登台演唱,唱的是《碧玉簪》中的《归宁》《三盖衣》两段戏。

《归宁》,讲的是李秀英出嫁后,与丈夫玉林产生误会,秀英回到娘家后,玉林又遣人送去书信,责令秀英原轿返回,否则休了秀英。秀英无奈,与母亲李夫人洒泪而别。

当天,我们请方凤梅重现了《归宁》这段戏,顷刻间,她便进入了戏中的情绪——眼中含泪,声音哀婉,生出悲切,却又十分清亮透彻,就像一束明亮有力的光,忽然穿透玻璃窗,照亮了整个灰暗的房间。她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,用声音将戏曲中的片段和情景完整地再现在我们眼前,像伸出一只有力的手,不断将听者拽入那个婉转细腻的情境中。

墙面斑驳脱落,窗棂陈旧泛黄。在这个狭小拥挤的房间里,却延伸出无限辽阔轻盈的梦。

“《碧玉簪》里的《三盖衣》我九岁就会唱了,那段戏时长十八分钟多,我九岁那年就能背出来。”方凤梅的语气里满怀欣喜与自豪。

她从小就喜欢越剧,最开始是自学,听着家门口的广播,后来条件好了些,就买了磁带,模仿录音机里的唱段。

“我什么曲子都喜欢,什么角色都爱唱,花旦也唱,小生也唱,老生也唱……”

十二岁那年,她考上“绍兴小百花越剧团”,奈何父母不同意,只得作罢。

后来她参加工作,在工厂上班,企业在节日里常举办演出活动,她便



穿上戏装的方凤梅



方凤梅(右二)与队员合影

跟去。四十多岁时,附近的公园里常有人唱戏、唱歌、跳舞,她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,在公园里唱越剧。起初都是清唱,到后来,有人伴奏。再之后,她去文化馆里演唱。现在,她有更多表演戏曲的舞台,在新湾、临浦、瓜沥……都留下了她演出的身影。对方凤梅而言,唱戏,既娱人,也悦己。

“现在我们到处文化走亲,参加很多公益演出。”

一路曲曲折折、弯弯绕绕,还是走上了曲艺之路,也算是圆了最初的爱好。

“我走到哪里,唱到哪里,听众们都很喜欢我的越剧。我要是偶尔有特殊情况没去,他们都很遗憾。我网名叫做‘美美’,他们就说:‘哎呀,今天

美美没来,今天美美没来!’”

对越剧的喜爱,让方凤梅结识了不少共同爱好的朋友。几个要好的朋友,隔三岔五地来厂里做客,和她一起商讨唱段里比较难的部分,她便做示范,一遍一遍地唱,互相聆听,一同进步。

“老师,您唱得太好听了!刚才演唱的部分能不能再来一段?”我们询问方凤梅。

“再来一小段?”她侧过身,“刚才唱的是……”

“《归宁》。”

“《归宁》……那个是花旦,我再唱一段小生。”

她踩上厚底靴,披上戏服,神采奕奕,仿若站在舞台中央,清脆悦耳的越剧声,再次在房间里响起……

## 接过文学的接力棒

点缀变得无比耀眼。要相信一个热爱文学的灵魂定然让人不禁驻足神往。

文学是孤独的,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世界,都有不同的经历,每个人都喝着不同风味的清酒,都品着不同季节的光景。但文学却从不孤傲的,清明月未曾不比金戈铁马,花红柳绿也未尝不如痴男怨女,每片文学的天地都有独特的美,我们能做的,是携手同好,斟一盅清酒,拂一片绿叶,共赏天地五色。

“言为心声,字为心画”,文学是滚烫的,是真诚的。一字一句都寄寓着太多的情感,勾勒着太多的画面:是烟雨朦胧雨打芭蕉的江南水乡,抑

或朔风刺骨荒无人烟的漠北边塞;时而仰天欢笑春风得意,时而掩面悲泣难敌哀怨。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文学,一个字,一个词,一句话,都是我们对生活最恰当、最独特的文学表达。

孤灯凉席无处诉说,不如倾诸笔墨竹筒。归雁暮晚无处栖息,不如寄身诗词歌赋。

花径不曾缘客扫,蓬门今始为君开。你的文风不论清新抑或厚重,不论浪漫抑或现实,我们始终伸出热情的双手欢迎您的到来。我们从不固化文学,也从不自定义文学,因为文学素来包容,素来和谐。

■文/ 王少杰

我们一代代人,在历史的河流中摆渡,一次次彼此交接着文学的接力棒。在这里,我们用笔歌颂国家豪情,用墨致敬大好河山,用诗唱咏那人间大爱,用曲记载人情冷暖。

我们一次次为文人墨客的情怀所撼动。留记汗青的不光有“草木有心,何求美人折”般的自爱高洁,也有“诗酒趁年华”般的豪迈隽永,但在这一份份迥然不同的文学情怀中,亘古恒存的是对文学最纯粹的热爱。我们的灵魂,因为辞藻的堆砌变得无比沉郁,因为才华的

长按关注公众号



在这里读懂越人

有趣有料有用 历史人文故事

